

《纽约时报》畅销书 《出版人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
《肮脏的战争》纪录片获奥斯卡提名、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大奖

肮脏的战争

美国黑色预算下的影子杀手

DIRTY WARS The World Is A Battle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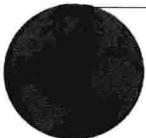
【美】杰里米·斯卡希尔/著 杨具荣 赵永红/译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肮脏的战争_(下)

美国黑色预算下的影子杀手



[美] 杰里·斯卡希尔 / 著 扬真荣 赵永红 / 译



目 录 (下)

- 27** 自杀抑或殉教? / 313
也门, 2009 年
- 28** 奥巴马信奉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 321
索马里, 2009 年年初
- 29** “让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摆脱束缚” / 331
沙特阿拉伯、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 2009 年年底
- 30** 萨米尔·汗: 并非无名小卒 / 339
美国、也门, 2001—2009 年
- 31** 重返索马里 / 350
索马里、美国华盛顿特区, 2009 年
- 32** “如果他们杀害无辜儿童却说他们是基地分子,
那我们就都是基地分子” / 360
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 2009 年
- 33** “美国人真的想要杀害安瓦尔” / 374
也门, 2009 年年末至 2010 年年初
- 34** “巴拉克·奥巴马先生……我希望您重新考虑
杀死……我儿子的命令” / 387
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 2010 年年初
- 35** 加德兹一夜 / 391
美国华盛顿, 2008—2010 年; 阿富汗, 2009—2010 年
- 36** 无人轰炸机之年 / 419
也门, 2010 年
- 37** 将安瓦尔·奥拉基赶进地狱 / 426
也门, 2010 年

- 38 中情局的婚介服务 / 437**
丹麦、也门，2010年
- 39 “拍卖刺客” / 441**
华盛顿特区，2010年
- 40 “殉教是我们来到世上的原因，我的兄弟” / 450**
也门，2009—2010年
- 41 阿卜杜拉·海德尔·沙耶遭遇迫害 / 459**
也门，2010年夏
- 42 总统可以书写自己的规则 / 464**
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2010年年底
- 43 基地组织可能已在索马里站稳了脚跟 / 473**
索马里，2010年
- 44 “安瓦尔·奥拉基……一枚导弹注定出现在他的未来” / 479**
也门，2011年
- 45 雷蒙德·戴维斯奇案：第一部分 / 485**
巴基斯坦，2011年
- 46 雷蒙德·戴维斯奇案：第二部分 / 498**
巴基斯坦，2011年
- 47 惊天巨变 / 518**
奥地利、也门，2011年
- 48 阿伯塔巴德的堡垒 / 523**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0—2011年；巴基斯坦，2011年
- 49 “我们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 / 536**
巴基斯坦，2011年
- 50 “他们现在在追杀我儿子” / 545**
索马里、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2011年
- 51 “太冷血了” / 553**
巴基斯坦，2011年
- 52 “美国视基地组织为恐怖主义，
但我们认为无人机才是恐怖主义” / 556**
也门，2011年年底

- 53** 粉红房子 / 568
索马里，2011 年
- 54** “全国陷入了完全的蛮荒状态” / 590
索马里，2011 年
- 55** 阿卜杜勒拉赫曼失踪 / 600
也门，2011 年
- 56** “地狱火” 导弹 / 603
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2011 年
- 57** 父债子还 / 614
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2011 年
- 尾声：永无止境的战争 / 620
- 致谢 / 630

自杀抑或殉教?

Suicide or Martyrdom?

也门，2009 年

当奥巴马开始坐镇总统办公室时，安瓦尔正在忙着建立自己的网站并布道弘法。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杀抑或殉教?”的文章。尽管文章表面上在讨论自杀行为在伊斯兰教义中是不是属于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最终还是在为自杀式爆炸袭击做辩护。“如今，只要有一个穆斯林实施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行动，世界就会为之轰动。那您可以想象，如果 700 个穆斯林在同一天开展自杀式炸弹袭击行动，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安瓦尔写道，“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管您是否赞同殉教行为，我们姑且放下我们的争论不谈，请支持我们战斗在最前线的穆斯林兄弟吧。正如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但是请不要让这种不同意见阻碍我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地面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这篇博文被评论 300 多次，许多评论都表达了对安瓦尔的赞扬。早在发布这篇博文几个星期前，安瓦尔在他的网站发布了一个链接，链接的内容是一篇非常流行的著作，“支持圣战的 44 种方法”。2 月份，奥拉基发布了一个下载链接，网友可以免费下载他的许多非常受欢迎的演讲。每发表一篇新博文，奥拉基都要对试图压制他并试图让他永远待在也门地牢的美国当局表示强烈的鄙视。现在的奥拉基，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展网上行动，鼓励穆斯林反对异教徒，而且给美国及其盟友贴上“洪水猛兽”和“最大恐怖分子”的标签。

2009 年 3 月，奥拉基通过互联网参加了巴基斯坦的一个宗教会

议并发表了演讲。“我现在是在也门跟你们交流，也门跟巴基斯坦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当谈到一方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谈另外一方。”奥拉基对参加会议的民众说，他的声音因为在网络传输过程中受到数字化的影响稍微有点模糊，“两个国家都是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伙伴。两个国家都因为美国无人机在其境内肆意轰炸而失去主权。”两个国家都变成了“美国反穆斯林战争的物资补给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骗子”。奥拉基说他想坦白地告诉他的听众，“糖衣药丸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我们的境遇，我们就需要坐下来认真地想一下并确定真正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症状，如何治愈”。

在演讲中，他号召所有身体健康的穆斯林都加入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地方的反美圣战之中，对于没有能力参加战斗的穆斯林，他鼓励为圣战捐钱捐物。“我们都在追着牛屁股跑，我们已经抛弃了真主的圣战道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遭受欺辱，而且这种耻辱并不会停止。”他说。美国及其盟友依仗的是他们的“武力——杀伤力强大的飞机、航空母舰，以及装配了高科技武器装备和先进导弹的军队。这就是他们的武力。我们如何才能限制他们的武力？难道是通过谈判吗？难道是通过放弃吗？难道是通过屈服吗？难道是通过向他们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吗？”他问道：“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战斗，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战斗？穆斯林的土地被占领，到处都是打击压迫，《古兰经》的法律被无视，还有什么时候的圣战比今天的圣战更伟大？”

纳赛尔对他的儿子越来越担心。老奥拉基从也门政府同事和朋友那里听到的全是不祥的预兆。高级情报官员警告他美国人想要杀害他儿子。他们说会用无人机在舍卜沃省沿海附近安瓦尔生活的地方将他除掉。也门总统亲自打电话给纳赛尔，求他将安瓦尔回萨那。“当时总统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儿子带回来，内政部部长签发了一项命令，让安全人员将他抓回来，”纳赛尔告诉我，“舍卜沃省省

长打电话给我说：‘这里有内政部部长签发的命令和要将你儿子逮捕的国家安全人员。’”

对安瓦尔来说，他一点都不会为此感到吃惊。在家族位于舍卜沃省的村庄里，他住在祖父的四层土坯房里，拍摄自己的布道、撰写博客。他到达这里后不久，也门安全部队便经常将车辆和武器部署在他家门前的一条山谷里。安瓦尔告诉他父亲，他们会用自动武器对着他的房屋，试图威胁恐吓他。“听着，儿子，我不想让他们骚扰你，因为你既不会杀任何人，也不会有人杀你，”纳赛尔在一次电话中告诉安瓦尔，“所以保持冷静。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纳赛尔担心，一旦也门部队试图抓捕安瓦尔将会引发奥拉基部落与也门政府安全部队之间的交火。

2009年5月，受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嘱托，纳赛尔和妻子前往舍卜沃省与安瓦尔见面并劝他回到萨那。“这是总统的想法，”纳赛尔告诉儿子，“他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他们讨论了对安瓦尔的逮捕令。“您是我的父亲，”安瓦尔对纳赛尔说，“您怎能在这些人要将我关进监狱时带我回萨那呢？您如何确保美国人不会对付我？”纳赛尔告诉儿子他不能给他提供任何保证，但是他相信这是安瓦尔最安全的策略。安瓦尔不会让步。“我不会让美国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摆放我的床铺。”安瓦尔说。“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纳赛尔后来告诉我，“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幸，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而且当时我们的关系不是很融洽。”

萨利赫·本·法里德也跟安瓦尔谈过话。他认为侄子在舍卜沃省的村庄里并没有伤害任何人。相反，他认为安瓦尔在那里麻烦会更少一些。本·法里德打电话给也门情报局局长贾里卜·阿米什将军。“我觉得你和美国人都搞错了。”他告诉将军。安瓦尔“跟一两千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如果你们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你又要他回到萨那，那他岂不是要跟200万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让他留在这里。”阿米什叹了一口气。“这不是美国人的想法。”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执迷于逮捕安瓦尔，本·法里德并不清楚。一个生活在也门农村的传教士究竟怎么会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形成威胁？他想不通。

安瓦尔并不在乎美国怎么想。父母亲回到萨那之后，安瓦尔开始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正如他所理解的，他的父母亲此次来是充当试图逮捕他的也门政府的说客。美国人发号施令。他们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们的无人机可以找到他。他没得选择：要么投降，要么转入地下。他的妻子和儿女将会留在萨那由他父母亲照顾。走投无路的安瓦尔最终只能寻找与也门境内遭通缉的不法分子结盟并获得他们的保护。“我犯了什么罪？难道是因为我呼唤真理？难道是我为真主号召圣战，因为我保护伊斯兰国家的缘故？”奥拉基质问，“对美国人也一样。我不会向他们屈服的。如果他们想抓捕我，就让他们来找我吧。”

尽管美军心理医生纳达尔·哈桑的电子邮件得不到任何回应，但是他继续给安瓦尔写信。他在信中向安瓦尔提了许多问题，包括神学、哈马斯对抗以色列政府，以及其他事情。“允许向以色列发射非制导火箭吗？”写了几封冗长的信之后，哈桑转变了话题方向，开始询问他如何才能向他的行动捐钱。他建议奥拉基为他提供汇票或支票可以送达的邮寄地址，而不是通过网上支付。“这样可以确保一些有所顾虑的人的隐私。”哈桑写道。当天，哈桑又给奥拉基写了一封信。“愿真主保佑，我们用 5000 美元的奖金诚征一篇题为‘为什么安瓦尔·奥拉基是一位伟大的活动家和领导人’的最佳论文。如果您能亲自出席颁奖我们将不胜荣幸。”哈桑还添加了一个附言。“许多年前您在阿尔希吉拉清真寺当伊玛目时我们有过短暂的接触。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总之，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又完成了住院医师培训。”奥拉基终于给他回了信。“愿主保佑你见到这封信时身体健康，”他给哈桑写道，“愿主保佑你的善良，感谢你惦记着我。

我不会出行，所以我将不能亲自颁发这个奖项，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深感‘不安’，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愿安拉能够帮助你。”

奥拉基根本没有表示他还记得哈桑。哈桑给他回了信，又一次提出要给他提供资金，而且还写了一个附言，告诉奥拉基说他想“找一个愿意与他一起努力服务真主的妻子……我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您的推荐”。安瓦尔回道：“非常感谢你提供帮助。他们确实需要资金援助，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里有穷人、孤儿、寡妇、达瓦（以伊斯兰教名义劝捐）项目等。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可以得到帮助的想法，只要在目前严格的社会氛围下符合法律要求，请你首先让我知道。多告诉我你的一些信息。我会为你留意一个女孩。”发送于2009年2月22日的这封信是目前所知奥拉基写给哈桑的最后一封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哈桑继续给奥拉基写电子邮件。“我知道您很忙。但请您记住我的联系方式，只要您觉得我有任何用处，请您随时拨打由我付费的电话联系我。”哈桑写道。从那之后，他们的通信变成了单向。通过哈桑电子邮件中的语气，哈桑好像是一个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正试图作出一系列艰难的人生抉择。在2009年5月发给奥拉基的一封邮件中，哈桑自大武断地讨论了自杀式爆炸的道德问题，而且提出“既然决定实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那么在实现这一目标中杀害无辜是一种允许的‘附带损害’，《古兰经》中说用敌人对付你的方法对付敌人但不要越界。所以我认为一个自杀式袭击者在杀死他的敌人或者敌人支持者的过程中造成了无辜者的死亡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何况，敌人正在使用的战术同样也超过了正常的道德规范或合理性。”哈桑以“我们渴望得到您的回信”作为这封信的结尾。

奥拉基的博客与2008年期间相比沉寂了许多。在美国和也门政府死盯他不放的情况下，他有许多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去处理。奥拉

基开始在他家族的部落地区来回走动，而且一直比较低调。只在他可以链接到互联网时，他才会发表一两篇博文。

就在奥拉基准备过一种地下状态的生活时，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也门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其追捕也门境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分子。2009年8月1日，奥拉基发表了一篇博文分析了也门政府与“圣战者”在马里卜省的战斗，文章写道：“政府军与圣战者之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战斗以圣战者的辉煌胜利而结束。愿真主保佑他们取得更进一步的胜利。向圣战者提出停战请求后，政府军撤出了战场。”他总结道：“愿这是最伟大圣战的开始，阿拉伯半岛的圣战者们将把伊斯兰世界的心脏从暴君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些暴君们欺骗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挡在我们与胜利之间。”在奥拉基看来，他这么多年来所呼吁的圣战开始变为现实。正如他所观察的，一场战争已经在也门展开，他需要作出决断：博客是否比宝剑更锋利。

10月7日，奥拉基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门会是这个季节的下一个惊喜吗？”的博文，他写道：

美国民众一致支持乔治·沃克·布什对抗圣战者并给他一张实现其目标的空白支票。结果呢？他败了，他败得非常惨。在美国给予了总统无限支持时都没能打败圣战者，更何况在有所限制的奥巴马的领导下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美国在经济发展高峰期都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如今经济萧条衰退的环境下他又如何能赢得这场战争呢？

答案非常简单：美国不能也不会赢。局势已经扭转，遍及全球的圣战运动势不可当。圣战思想在全球遍地开花，随着圣战者不断开辟新的战场，圣战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圣战的范围越来越广……

当今的圣战运动始于巴勒斯坦，阿富汗紧随其后，然后是伊拉克、车臣，再然后是索马里、马格里布，而且新的圣战前线很有可能就是也门。

一旦新的圣战前线在也门打响，也门的圣战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圣战前线……尽管阿拉伯半岛一直是圣战者的地盘，但是这里一直没有发生过战争。支持阿富汗、波斯尼亚、车臣和伊拉克圣战的外国圣战者中有一大部分来自阿拉伯半岛。如果圣战在阿拉伯半岛打响，那就是圣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阿拉伯半岛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圣城。从变节者和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圣地就是解放了伊斯兰之心。

美国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正在阴谋发动针对圣战者的战争，但是无论如何，圣战者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强大。愿真主赐予真正的信徒胜利，赐予他们走向胜利的坚定信念。

无论是偶然发生还是刻意为之，总而言之，与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一样，安瓦尔已成长为奥拉基部落地区舍卜沃和阿比扬省具有核心影响力的真实力量。美国依然在设法追捕的法赫德·库索也是奥拉基部落的成员，他被指控参与了2000年美国“科尔”号爆炸案，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许多重要成员都是奥拉基部落成员。

正如奥拉基所指出的，许多也门人曾到世界其他地方参加圣战，但是现在，也门政府将亲眼目睹基地组织的一个附属机构在也门境内迅速崛起。“如果我们回到2001年或2002年，我们知道当时也门境内不会超过20个基地组织成员，而且他们不是一个组织，”多次采访过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许多创始成员的也门独立记者阿卜杜勒·里札基·贾马尔告诉我，“直到2009年之前，他们还没有组织框架。”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成立后，奥拉基认为支持他的圣战者兄弟反抗也门政权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而且他相信美国必然会

向圣战者宣战。“我在美国生活了 21 年。那里曾经是我的家，”奥拉基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只是一名伊斯兰教牧师，我与伊斯兰暴力激进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然而，随着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美国对穆斯林的攻击，这让我无法在作为一个穆斯林和生活在美国之间做出平衡，我最终认识到，是反对美国的圣战将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穆斯林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奥拉基一直以来被视为美国政府的麻烦，而且美国反恐机构想让他保持沉默。随着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崛起，奥拉基让人感觉正成为一个日益活跃的威胁。2009 年最后两个月所发生的事件决定了他的命运。奥拉基依然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以他强大的影响力支持恐怖主义针对美国目标的具体行动。

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不到一年时间内，也门跃升为美国反恐目标名单中最动荡的地区，而且奥拉基将变成一个传奇人物，美国反恐高级官员最终决定将他与奥萨马·本·拉登相提并论，并将他确定为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恐怖分子威胁之一。

奥巴马信奉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Obama Embraces JSOC

索马里，2009 年年初

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是阿富汗以及兑现总统升级阿富汗战争的承诺。据估计阿富汗境内还有不足 100 名基地组织特工，但是奥巴马依然在考虑大量增加将要部署到阿富汗的军队的数量，继续开展奥巴马在大选时期定义为“正确战争”的军事干预。然而，就在阿富汗战场牵制着美国新政府大量反恐力量时，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地区基地组织的行动数量正在急剧增加。

WARS
321

随着索马里伊斯兰法庭联盟的元气大伤，青年党成为了索马里占主导地位的武装组织，并控制了摩加迪沙和其他大片领土。美国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兼盟友非洲联盟支持由前法庭联盟主席谢里夫领导的软弱过渡政府。2009 年 5 月，索马里政府军与青年党相关的部队在首都爆发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以至于联合国谴责青年党“试图通过政变”以“武力夺取政权”。

在那一段时间前后，青年党在网上上传了两段制作水平非常高的视频，视频的主人公是一名留着小胡子的美国公民奥马尔·哈马米。这名南阿拉巴马大学辍学生在视频中宣布自己是青年党成员，并呼吁其他西方穆斯林前往索马里加入他们的战斗。哈马米——他的名字来源于他的父亲，一位叙利亚移民——在美国南部长大，与其他普通美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爱踢足球，追女孩。高中时他由基督教皈依伊斯兰教。他最终从大学辍学，后与一位索马里女子结

婚并生育一个小孩。哈马米当时处于激进化的过程中，说要加入圣战组织并且经常登陆伊斯兰网站论坛。2006年，哈马米前往埃及旅游，他在那里遇到了通过网络聊天室认识的另一名美国男子丹尼尔·马尔多纳多。马尔多纳多劝他跟他一起去索马里亲眼见证伊斯兰革命。因此，他去了那里，最初，他住在妻子的祖母摩加迪沙的家里。12月，就在埃塞俄比亚入侵索马里的前夕，这两个美国人与青年党勾搭到了一起。“我好不容易来到索马里，所以我把找到那些家伙当做我的目标”，哈马米宣称，并且说他“报名参加了培训”。

马尔多纳多最终还是被肯尼亚-索马里边境线上的“多国反恐小组”抓获。他被引渡回美国，并于2007年受到联邦政府涉嫌恐怖主义的指控。但是哈马米逃脱了抓捕而且在青年党内部扶摇直上。根据美国反恐官员的说法，他引起了基地组织领导法祖尔和纳布汉的注意，哈马米的美国公民身份让马祖尔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资源。2007年底，第一次到达索马里一年后，哈马米出现在半岛电视台——一块阿拉伯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加入青年党。“哦，美国的穆斯林，请思考一下索马里的局势，”经常使用化名阿布·曼苏尔·阿姆里奇或者直接自称“美国人”的他说，“在美国支持的军阀混战和黑暗统治持续了15年之后，你们的兄弟们站起来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和平与正义。”

哈马米成为青年党通过网络在线招募西方穆斯林青年的主要招募者。他与纳布汉以及法祖尔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并最终成为青年党最关键的外国指挥官之一。据索马里官员估计，当时大约有超过450名外国武装分子前往索马里加入青年党的战斗。“我们远离家人，远离大城市，远离冰淇淋、糖果等所有你知道的东西，待在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等待与敌人决一死战。”哈马米在青年党发布的第一段视频中宣称，身着迷彩服、头戴阿拉伯头巾的他坐在一片树木成排的地方，“如果您能鼓励您更多的孩子、邻居以及周围任何人送年轻人……到这里参加圣战，这将是我们最大的财

富。”

在哈马米的视频中还有另一名说英语的男子——蒙着面，手里挥舞着一把 AK-47——呼吁其他西方年轻人加入青年党，他说：“我们号召海外所有兄弟，所有青年，无论你们在哪里，都来这里体验圣战者的生活。他们会亲眼见证，而且他们会爱上这里。”在另外的视频中，哈马米与基地组织其他关键领导人在一起研究地图，帮助部署行动。2008 年，另一名美国公民谢瓦·艾哈迈德在索马里北部引爆了一颗自杀式炸弹，从而成为第一名在索马里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的美国公民。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越来越多的案子显示，大量美国穆斯林前往非洲之角加入索马里青年党并跻身于索马里威胁评估的前列，这些都在等待着赢得 2008 年总统大选的巴拉克·奥巴马去决策。奥巴马在总统大选期间很少谈到索马里，尽管他曾拐弯抹角地说到了非洲国家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他说，那里“的形势将要求美国及其非洲伙伴采用致命武力对恐怖主义予以严厉打击”。

奥巴马总统上台之际，索马里正日益成为美国反恐领域越来越关注的对象。2006 年伊斯兰法庭联盟夺取索马里政权时，青年党只不过是伊斯兰运动边缘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型民兵组织，只有为数不多的氏族武装。青年党内的外国武装分子，特别是法祖尔和纳布汉是能够熟练策划和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危险人物。如今，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政策引发了强烈抵抗，青年党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且其控制的疆土也在不断扩张。就在谢赫·谢里夫正式就任索马里总统的同一个月，奥巴马也举行了盛大的就职宣誓仪式。但是谢里夫几乎就连宣称自己是摩加迪沙市长的机会都没有。他仅以一个市议员的权力松散地统治着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小片土地，被远比他的力量强大得多的敌人包围着，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

“有些人认为索马里只是某个地方的一个失败的政府，那里的人们正在为了一个天知道的理由相互厮杀，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对

索马里的干涉)是非常危险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参议院新国务卿任职听证会上说,“实际上索马里内部各派之间的冲突与以往一样紧张,只是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希望借机浑水摸鱼的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这个因素。”

奥巴马政府增加了对索马里维和部队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资金和武器支持。受布隆迪支持的乌干达军队有效地控制了索马里军队撤出后留下来的地盘,并开始向附近的摩加迪沙国际机场扩展其军事基地。从这一点来说,索马里过渡政府和非盟军队已将青年党包围在国际机场一座与索马里总统府相似的建筑物里。但是青年党军队的薪水比索马里政府军的薪水更高,而且他们比原本与这里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非盟维和部队士兵更不怕死。2009年2月,青年党特工实施了双人自杀式袭击,共造成11名布隆迪部队军人死亡。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指挥官发现自己的基地遭到迫击炮的持续攻击,并且承认这次炮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针对青年党的一次报复性袭击所引发的交火总共造成摩加迪沙15人死亡,另外60多人受伤,许多伤亡都是由于流弹落入平民区所造成的。《纽约时报》称这次战斗为“自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后最为惨重的一次冲突”。

奥巴马总统上任几个月之后,政府高级官员开始就针对青年党的打击行动展开辩论,尽管还没有青年党对索马里以外形成威胁的具体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国防部官员分为批评政府“不作为”的一派和受前几年布什政府灾难性政策严重影响而保持沉默的一派。奥巴马政府是“慢慢走,使政府官员跟得上,但是他们的挫折感也在持续增长”,一位官员说。“人们日益担心索马里的恐怖分子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位美国反恐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当时,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在对至少20起美国年轻人离开美国前往索马里加入那里的叛乱的案件进行调查。

尽管青年党的实力和影响力持续扩大,但是奥巴马政府在索马